

禅学丛书

禅门锻炼说

CHAN MEN DUAN LIAN SHUO

虚云印经功德藏印赠

禅门锻炼说

晦山戒显 著

虚云印经功德藏印赠

虚云
印经
功德
藏印
赠

PDG

2011/3/7

禅门锻炼说

虚云印经功德藏印赠

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佛经流通处赠阅

邮编:051530 电话(03219)941003

河北石栾印刷厂印刷

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日



目 录

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《禅门锻炼说》·····	林元白(1)
序·····	黎元宽(16)
锻炼说十三篇自序·····	晦山戒显(18)
禅门锻炼说·····	晦山戒显(20)
坚誓忍苦第一·····	(20)
辨器授话第二·····	(22)
入室搜刮第三·····	(25)
落堂开导第四·····	(28)
垂手锻炼第五·····	(31)
机权策发第六·····	(33)
奇巧回换第七·····	(35)
斩关开眼第八·····	(38)
研究纲宗第九·····	(40)
精严操履第十·····	(44)
磨治学业第十一·····	(47)
简练才能第十二·····	(50)
谨严付授第十三·····	(53)
禅门锻炼说跋·····	(57)
晦山显老和尚塔铭·····	文德翼(58)

晦山和尚的生平及其《禅门锻炼说》

林元白

晦山和尚(1610—1672)是明末遗民出家中很知名的高僧之一。他以戒律精严、学问淹博为世所称。关于他的生平事迹,江苏《太仓州志》、《娄东耆旧传》、江西《建昌县志》、杭州《灵隐寺志》、纪荫《宗统编年》、超永《五灯全书》和《新续高僧传弘礼传》等,都有一些记载。但是这些志书和僧传所记都很简略,连他的生卒年月也不清楚,以致其生平学德湮没不彰。我久欲为他写一传记,苦无可靠资料,未敢下笔。近年留心搜访,略知其一生梗概。兹依晦山自著《现果随录》所记年月及最近托云居山性福和尚抄来的《晦山和尚塔铭》等记载,略述其生平事迹。

一 晦山和尚略传

戒显,字愿云,别号晦山,又号罢翁,以晦山知名,

俗姓王名瀚，字原达，江苏太仓人。他出生于一个信佛的家庭。他的父亲王梦虬（号暗修）是个秀才，对佛学素有研究。晦山从小受到感染，对佛教也发生了信仰。他为诸生时，受业于太仓宿儒张采，文章与同学吴梅村齐名（见《建昌县志》）。弱冠以后，从舅氏听讲过天台教义。他初参径山语风圆信、苏州瑞光寺宏彻（三峰法藏弟子），后往来于浙江海盐金粟寺和宁波天童寺，归依密云圆悟，圆悟授以法名通晓（见文德翼《晦山和尚塔铭》）^①。

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他初馆于太仓州署。知州钱希声也是个佛教信徒，因晦山的介绍，从三昧律师受菩萨戒。这时他一面教馆一面研究佛学，已俨然是个和尚了^②。甲申之变（1644），明社复亡，晦山即卷诗书及平日所为制举文，至文庙恸哭焚之，并赋诗见志，决心出家^③。在当时异族统治的历史条件下，他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曾受到许多人的尊敬。他到南京宝华山从三昧律师剃度（《五灯全书》卷83，说他从宝华山读体剃染，盖误），不久又从他受具足戒，时年三十五岁。晦山受戒后，首参具德宏礼于杭州臬亭山显宁寺，继随往江苏高邮地藏院及西湖灵隐参学（见晦山《显宁梵音（真）咏禅师塔铭》）。

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三昧所撰《梵网经直解》四卷命他校刊，因得精研律学^④。顺治三年，许孟宏于苏州甫里（今称角直）镇建海藏庵，请晦山安居。进院时，张

鸿一居士和诗僧苍雪都有诗送他。越二年，晦山特请具德和尚至海藏禅院结冬，吴梅村到甫里访他并见具德，有《过甫里谒愿公因遇云门具和尚》诗赠他（《吴梅村诗集》）。顺治六年（1649）春，具德应请至杭州灵隐说法，晦山时为会下西堂；冬随具德至皋亭佛日寺结制，屡受钳锤，遂于腊八日，受具德嘱承嗣其法，为南岳下第三十六世（戒显：《本师具德和尚行状》）。

顺治七年（1650）夏，晦山将游庐山，道经故乡太仓，止于城西太平庵，贻书吴梅村作别，并劝他学佛，梅村有诗赠他。晦山到庐山，初住香炉峰遗爱寺，后移归宗寺，当时邓元昭太史，徐伯羽太守过访，欲构青莲寺以居；适云居山真如寺以疏来请，他喜天上云居，遂于顺治八年（1651）前往开法。他一到云居，则率众耕作，殿堂厨房，顿然一新。他前后住持十年，一面倡导禅学，一面弘传戒法，道誉闻于江楚。其间又兼住武昌寒溪寺、黄州安国寺，力事兴复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移锡黄梅四祖道场破头山，其后又住荆州护国寺及江西抚州（今临川）疏山白云寺。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往参广东曹溪六祖道场，归途游江西青原山静居寺及福州等地（见塔铭）。

康熙五年（1667），具德应请住余杭径山，杭州缙素以灵隐为东南名刹，力请晦山继席。他于康熙六年四月自黄梅至灵隐，进院后即募建大殿、具德塔院、法寿堂（经书寮）及普同塔、并修《灵隐寺志》。吴梅村应

晦山之请，撰《具德和尚塔铭》，叙他和晦山的关系说：

“伟业称同学于晦山者四十年矣。犹记晦山初经剃染，（具德）和尚结制甫里之海藏时，缙素大集。余随众礼足，开诱殷勤，自惭钝根，无能追随参学。今窃有余幸，获以世谛文字，效奉扬于万一。晦山之师，犹吾师也。……和尚至德丰功，固无假于斯文；乃千百世下，摩挲其日月，考较其行履，并余与晦山缔出世之交，亦得附佛法以垂永久，则此碑之作，又乌可不详乎！”（《梅村家藏稿》卷五十一）读此可知吴梅村和晦山交情。

晦山住持灵隐五年（1667—1672），康熙十一年以病挝鼓辞众，退居皋亭山佛日寺，一旬即示寂，时闰七月十七日。世寿六十三，僧腊二十八。他交院与法弟天衣乾庵贤和尚时曾作偈云：“老来住院已知非，六十三年一梦归。接得天衣来鹭岭，自投黄鹤作天衣！”按宋天衣义怀禅师入寂于佛日，晦山盖有先知。（见塔铭）^⑤

谈晦山者爱与吴梅村并提。徐增《晦山和尚诗文集序》说：“晦山和尚，吴之娄东（今太仓）人，与吴祭酒生同邑，年相若，又同事，才名不相下。午未之间（明崇祯3、4年），梅村联捷，廷试擢鼎甲，而和尚之名益著。”考吴梅村（伟业）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，卒于清康熙十年（1671）。崇祯三年中举人，四年会试第一，授翰林院编修（见《镇洋县志吴伟业传》）。晦山和

他年相若，同乡里而又同学，真是高僧名士相得益彰。陈垣先生于《清初僧诤记》（卷一）提到晦山，谓其“卒年岁数无考”，仅知其《灵隐寺志序》作于康熙十一年。兹据塔铭，确知晦山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七月一日，比吴梅小一岁，亦一快事！

江西《建昌县志》的晦山传似依塔铭而撰，但记其寂灭清况，只云“终于佛日，塔于云居山钵盂峰”，而未提及寂年僧腊及其法嗣。据《云居山志》载，晦山在灵隐寺过六十初度时，他的法子燕雷（元鹏）为他建一寿塔于云居山。晦山寂后，弟子等遵遗命迎全身塔于云居常住外青龙窝钵盂山，邻弘觉道膺禅师塔右（见《晦山塔铭》），今存。

晦山的嗣法弟子二十六人，嗣律弟子二人，共二十八人；见于《五灯全书》（卷104）的有七人。朗建昌云居燕雷（元）鹏禅师、抚州疏山颐西（元）器禅师、饶州莞山异目（元）宗禅师、饶州南天异峰（元）迥禅师、鄂州梅亭白云（元）映禅师、杭州香积玉山（元）玠禅师、鄂渚大洪山润堂（元）证禅师。据塔铭载，燕雷是继住云居的上首，撰有《云居山志》，其他事迹都已不明。

晦山的书法诗文都很有名。《建昌县志》说他“博学强记，三教书无所不览，尤精墨妙，兼通六家书。”但其遗墨流传不多。常熟三峰寺旧藏有晦山和尚墨迹二件：一为1660年住云居山时所临《定武兰亭贴》，清初名画家王时敏跋语，说它“清隽高迈，灵心妙腕，较凡

俗相去何啻万里。”一为1663年在云居山所写《登庐山五老峰绝顶诗》手卷(见常熟《三峰寺志》卷18)。徐增说他的书法,得晋唐神骨,偶落一字,人争宝之。惜真墨迹已不易见。

据《灵隐寺志》载,晦山有诗文集若干卷,盛行于世,今诗文集俱不传。我们所常看到的晦山遗诗,只有《清诗别裁集》的《登黄鹤楼》一律:

谁知地老天荒后, 获得重登黄鹤楼!
浮世已随尘劫换, 空江仍入大荒流。
楚王宫殿铜驼卧, 唐代仙真铁笛秋。
极目苍茫渺何处? 一瓢高挂乱云头。

沈德潜评他这首诗:“起有撼山岳、吞云梦之概。具此胸襟手笔,不管崔颢诗在上头也。惜无诗稿,于卷轴中得之。”这赞美推重,对晦山说来仍似隔靴搔痒,未触及晦山深怀异族统治、明社复亡之悲。此外,苍雪《南来堂诗集》附录的:《悼苍雪大师》一律及同集补编卷三的《喜张冰庵师兄惠访雨窗夜话》一律,《天童寺志》卷八的《寄怀远庵和尚》一律,《宝华山志》的《呈见月教授和尚》、《再呈见老和尚》七古二首,及题灵隐各景诗(见《灵隐寺志》)等,都是可诵的作品。

晦山的散文也很优美。他的序跋塔铭函札,文笔都很洗炼,无愧他的盛名。他的杂文有《传戒正范序》、《华山铜殿碑阴题记》、《募刻华严大经疏》、《具德和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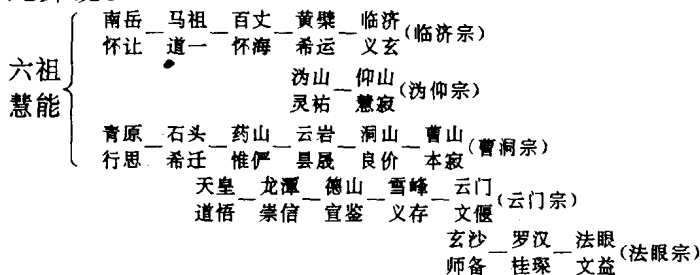
行状》等。他在黄梅应请,《复灵隐两序诸兄启》云:

“显也才惭樗栎,日薄桑榆。二十年江右楚天,头童齿豁,七八区残山破院,拽耙拖犁。征尘已倦于津梁,只影惟甘于燕息。何期老人(具德和尚)成功不处,乔迁双径之巔;重以诸兄推轂惟勤,劝返冷泉之席。因缘既定,推托无门。自知进步以非时,只得全身而就父。……父子聚头,重问三生之石;弟兄促榻,相依九里之松。会面非遥,肃函布复。”

这样的书札,可谓情文并茂。三生石、九里松,都是灵隐现成事物,晦山运用得非常妥贴(《续云林寺志》卷四)。

二、晦山与荆州天王碑

中国禅宗自六祖慧能下,分南岳、青原两大系。南岳下出临济、沩仰二家;青原下出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三家,合称为五家宗派。《宋高僧传》和《景德传灯录》都无异说。



如果把上表石头下的天皇道悟改隶马祖,则南岳下出临济、沩仰、云门、法眼四家,青原下只出曹洞一

家，这是争端之一。争论的发端，起于宋达观昙颖。他撰《五家宗派》一书，说道悟有二人：天皇道悟承石头希迁，天王道悟承马祖道一，举唐丘玄素所撰碑文为证，说天王道悟出龙潭崇信，崇信出德山宣鉴乃至云门，欲以此息争，反而引起大争。慧洪《林间录》卷上论述，同意道悟有二人之说（见《佛祖通载》卷十五），这是最初讨论这个问题的记载。其后《联灯会要》、《嘉泰普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三书出世，都没有提到天王道悟，只录天皇道悟一人。

到了元代，越州（今绍兴）开元寺业海清再刻《五灯会元》，采用昙颖之说，其第七卷天皇道悟下细注说：“道悟同时有二人，一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马祖，一住荆南城东天皇寺，嗣石头。其下出龙潭信者，乃马祖下天王悟，非石头下天皇悟也。”明末费隐通容撰《五灯严统》，索性将天皇悟以后各代及云门、法眼二宗，把《五灯会元》标为青原下几世者，改为南岳下几世。鼓山元贤所著《晚录》有《龙潭考》一文，承认有二道悟，但认为龙潭信乃嗣天皇悟而非天王悟。清初净符著《法门锄穴》推翻前说，认丘玄素天王碑为伪造，并斥慧洪《僧宝传》和《林间录》所记前后矛盾，以《传灯录》、《传法正宗记》所说为可信。

清初，出现了荆南城西《天王寺》，遂由历史之争转为现实之争。其起因为天王碑，即《荆州天王寺中兴

碑记》。此寺为楚僧水鉴(名慧海,号沙翁,嗣独冠行敬,为费隐通容法孙,有《水鉴海和尚六会录》十卷行世)所造,而碑文为晦山戒显所撰。当时晦山誉满江楚,水鉴借以为重。水鉴造寺名天王,晦山撰碑文以“证实”南岳系下有道悟,不能不引起禅门系统的争论。碑撰于清康熙元年,时晦山尚未到过荆州,后来亲履其地,发现水鉴之谬,急欲索回原稿,而碑文已刊板流布(见《晦山复剑叟书》)。康熙六年(1667)曹洞宗净符撰《法门锄穴》大斥水鉴之伪并谴责晦山碑文。南京天界寺大宁《书法门锄穴》说:“年来济洞两家,幸安和好,实法门福。不谓今又突有水鉴者,于荆州城南,构庵而居,平白凿空,额名‘古天王寺’,诬惑愚痴,乱真害是。夫荆州城南,固有天王土地堂,……若天王寺则从未闻也。而有之者,但曰城东天皇寺,称荆南首刹,重兴为道悟禅师。今草市大殿巍然。……晦山居然一知识,不以真语实语取信方来,乃于举事孟浪之水鉴反从而文其过,是岂所谓见道之知识哉?”

今《法门锄穴》后,附有剑叟与晦山住复二书,专论此碑,可以知其颠末。陈垣先生《清初僧诤记》卷一关于《晦山天王碑诤》有所论列,对于了解清初济洞之诤的史实有很大帮助。去年湖北沙市和平乡人民公社在前江陵县城东数里荒草丛中发现了“唐天皇道悟禅

师塔”(见《文物》1959年第二期《文物工作报导》),这对解决天皇、天王之争是一个有力的物证。

三、晦山的《禅门锻炼说》

晦山出世后,历主八刹,本有语录十二卷。现在语录已失传,只有《五灯全书》卷83略载其上堂法语数段而已。徐增《晦山和尚诗文集序》说:“具和尚初住灵隐,即欲逊狮子位与居,和尚即著草鞋走庐山。未二年,云居膺祖古道场来请,不得已应之。历十年,是时禅风渐衰,和尚以临济七事钳锤纳子,号为毒辣;入室者甚众,皆天下之英俊,化行江楚数千里。”

晦山得法于具德,具德得法于汉月藏,故晦山的禅法是继承三峰一个系统的。具德曾对晦山说:“纲宗者,人能讲,吾能用。先师当日钳锤,晚年始获其益。此即我三峰家法也。”(吴梅村《具德和尚塔铭》)

晦山的著作,有《禅门锻炼说》、《现果随录》、《佛法本草》、《鹫峰集》(见《灵隐寺志》)及《沙弥律仪昆尼日用合参(晦山订阅、济岳笺)》等。《佛法本草》和《鹫峰集》已不传。《现果随录》四卷,是他晚年回忆平生所见所闻的因果报应随笔。《禅门锻炼说》仿孙子兵法体裁分十三篇,是他阐述锻炼禅众方法的精心著作。署名“江西南康云居山真如禅寺晦山戒显著”,前有序、

后有跋。自序作于辛丑孟春(清顺治十八年 1661)上元日,时住云居,而跋写于黄梅四祖方丈,未记年月。考晦山自云居移笠黄梅,即于是年。这部《禅门锻炼说》是他在云居山写成并自序,到了黄梅破头山加跋付梓的(现收入《续藏》)。其自序云:

“佛法中据位者 治丛林如治国,用机法以锻禅众如用兵。拈花一着,兵法之祖。西天四七。东土二三,虽显理智,暗合孙吴。……嗣后黄檗(江西高安黄檗山希运)、临济(河北正定临济寺义玄)、睦州(浙江建德开元寺陈尊宿道明)、云门(广东乳源云门寺文偃)、汾阳(山西汾阳太平寺善昭)、慈明(湖南石霜山楚圆)诸老,虚实杀活,纯用兵机。迨乎妙喜(大慧宗杲),专握竹篋,大肆奇兵,得人最盛。五家建法,各立纲宗,韬略精严坚不可破,而兵法全矣。自元及明中叶,锻炼法废,寒灰枯木,坑陷杀人。幸天童悟老人提三尺法剑,开宗门疆土。三峰藏老人继之,恢复纲宗,重拈竹篋,而锻炼复行。灵隐(具德)本师复加通变,啐啄多方,五花八门,奇计错出,兵书益大备矣。余昔居板首,颇悟其法。卜静匡山,逼住欧阜(即云居山),空拳赤手,卒伍全无。乃不辞杜撰,创为随众经行敲击移换擒啄斩劈之法,一时大验。……遂不敢秘,著为锻炼之说,流布宗门。……岁次辛丑(1661)住云居晦山戒显自识。”

《禅门锻炼说》十三篇的次第是:坚誓忍苦、辨器授话、入室搜刮、落堂开导、垂手锻炼、机权策发、奇巧

回换、斩关开眼、研究纲宗、精严操履、磨治学业、简练才能、谨严付授。这十三篇是一部整理禅林的理论纲领，主要是针对当时宗下的流弊而提出的。

晦山首先劝诸方长老，若不愿受窃位盗名之讥，必须立大誓愿，坚苦锻炼禅众。他说“欲下钳锤，先辨机器。……唐代禅风鼎盛，机器不凡。老古锥接人，皆全机大用，殊无死法。至宋以后，参禅用话头而死法立矣。”（《辨机授话第二》）但他以为末法时期，仍不得不用死法。能善用之，则死法中自有活法。所谓活法，就是辨禅众的机器，验期参学之浅深，然后示以话头。

晦山以为学者参禅如逆水行舟，不得人推挽则退多而进少，故长老入堂开导，最为急要。因为参禅不可胡乱卜度，亦不可死守话头，故长老当禅众静坐时，须示令放下万缘、锐意研究、尽力挨拶；久之，则情识尽、知见忘，悟道就易了（《落堂开导第三》）。锻炼之器，在善用竹篦子。这竹篦起自首山（省念）、盛行于大慧（宗杲）、再兴于三峰（法藏）。竹篦长须五尺，阔须一寸，稍稍模棱，去其锐角，即便捷而易用。禅众坐时执之以巡香，经行之时即握之为利器，随从旋绕。当经行极猛时，即用兵家之法，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或拦胸把住，逼其下语；或劈头一棒，鞠其本参。锻炼禅众，如是而已（《垂手锻炼第五》）。

晦山主张真禅者应重视纲宗，依止师承，务彻古人堂奥。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。故道眼未开，先令参究，

以锻其解，所谓但贵子眼正，不说子行履。大事即明，即令操履，以锻其行（《研究纲宗第九》、《精严操履第十》）。晦山主张参学并重。他说，道不在言，非言无以显道；佛法不在学，非学无以明法。参学二字，乃诸祖所立，自有次第。虽不可重学而弃参，亦不可单参而废学。方其根本未明，疑团未破，根无利钝，皆须苦参。迨乎疑团破矣，根本明矣，则温研积谏，全恃乎学。且既居长老之位，则质疑问难，当与四众疏通；偈颂法语，当与学人点窜，而此非可胡乱塞责。所以晦山主张为善知识者，应因材施教，先锻其悟门，次著其学业，使其有德有学，法门自不致扫地（《磨治学业第十一》）。

最后谈到择人付授问题，晦山反对昔人上根利智方可参禅的说法。他说：“炉鞴所以镕钝铁，良医所以疗病人。不明锻炼，虽上根利智，皆成废器，况下此者乎？善能锻炼，虽钝铁病人，亦成良材，况上此者乎？有心皆可以作佛，有性皆可以悟道。只在善知识，爬罗抉剔，刮垢磨光，垢尽明现，如磨镜喻。今不咎锻炼之无方，而概谓中下根机，绝参学分，此万古不破之惑，而余切齿者也。”但晦山认为师资付授必须慎重，决非一经省发，尽可付授。必其行德学识，足以启迪后进，然后付授，命之出世。总之：“明纲宗，知锻炼，则初步不难出人，悟后不轻放过。谨慎与流传，皆为法门之幸。……宁慎无滥，宁少而真，勿多而伪。……故予苦口力陈锻炼，而终之以囑慎流传。……夫重纲宗，勤锻炼，